



台湾纵横・台湾纵横



蒋介石 研究

三集

JIANG
JIE
SHI
YAN
JIU

李敖著 • 华文出版社

蒋介石研究三集

1160270

(内部发行)

·台湾纵横·

蒋介石研究三集

李敖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135号)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5 字数210千

1988年2月北京第一版 1988年2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75-0028-4/Z·8

定价: 3.90 元

11387/110

出版说明

纵观天下大事，尽管仍然困扰常生，纷争不断，但国际事务中的理性因素显然在增长。人们开始习惯或希望于通过对话、了解和相互妥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因为生活在这同一个星球上的毕竟是人类。

横看海峡两岸，时间的阳光不知不觉中融化着人为的冰冻。尽管仍囿于东方人的那几分矜持和拘谨，但绵绵的亲情再已无法阻隔。人们在向往，在寻觅，隔着窄窄的海峡伸出长长的手臂。因为生活在这同一块版图上的毕竟是同胞。

近几年来，海峡两岸都发生了许多令人瞩目的变化。或大或小，或隐或显，但都昭示了一个历史的趋向——向着更加开通、明智，向着更加民主和科学。对于一代人来说，几十年的敌对毕竟是一个太长的噩梦，这一代人应该有勇气有能力来结束它。历史尽管留下了太多的缺憾，但历史有着它不可抗拒的正面品格。

同胞之间，需要一种内在的了解和凝聚，以解决好自己民族的事情，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有沟通才有了解，有了解才有共识，有共识才能产生民族的亲合和凝聚，为此，我们编辑、出版这套“台湾纵横”系列丛书，希望能从广泛的方面，不同的视角，使读者对我们祖国的宝岛——台湾有一个立体的认识。

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崛起，当是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吧。

不言而喻，由于作者所持的观点，观察问题的角度之差异，本

系列丛书所反映的问题仅是某个问题的一个侧面，为了使各界对海峡另一岸有更多的了解，我们在编辑这套参考资料时，原则上不加删改，由读者自辨正误。由于人力有限，不足之处，希望读者指正。

华 文 出 版 社

1988年 8 月 1 日

自序

「蔣介石研究」是一九八六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的。出版後只一天（十一月二日），臺灣警備總司令部就以「詆譭國家元首」等罪名查禁了它；被查禁後兩個半月（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五日），我又出版了「蔣介石研究續集」以爲回敬，出版後只一週（二月二十二日），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也查禁了它。不過有趣的是：查禁「蔣介石研究」的理由是說我違反「臺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第三條第四款「詆譭國家元首」、第六款「淆亂視聽足以影響民心士氣」、第七款「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之規定，可是到了「蔣介石研究續集」被查禁時候，理由卻是違反「臺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第三條第六款「淆亂視聽足以影響

民心士氣」、第七款「挑撥政府與人民情感」之規定。——上次查禁令中第四款「詆謾國家元首」的罪名，卻忽然不見了。這當然是很耐人尋味的轉變。

為什麼同樣是「鞭屍」蔣介石的書，第一本出來的時候，就是「詆謾國家元首」；第二本出來的時候，就不用這項罪名了呢？原因可能有三：第一，警備總部這些政戰人員只是抓起罪名，隨意套頭，對「蔣介石研究續集」疏忽了，所以少套上一罪；第二，這些政戰人員發現蔣介石早已死了，不能算法令中的「國家元首」了，既非「國家元首」，自然也就無從「詆謾」了；第三，這些政戰人員因為職司禁網，真可謂「無書不讀」，讀多了李敖寫蔣介石的書，不幸「中毒」，終於澈悟到李敖這王八蛋所寫的，都是有根有據、都是事實，所以再也沒臉皮搬出「詆謾」的帽子往這王八蛋頭上套，於是，網開一面，「詆謾國家元首」的罪名不見矣！

兩次查禁令中，都說依據「戒嚴法」第十一條第八款之規定，本部為扣押該出版物，對於建築物、船舶及認為情形可疑之住宅，得施行檢查。這些政戰人員為了報復我拆穿他們祖師爺蔣介石的真相，在臺北搜查我的書之不足，竟在警備總部中區司令部司令張少剛主持下，由臺中市警察局長李樹鈺配合，各路情治人馬糾合十多人，於六天前（六月二十一日），到我母親臺中住宅，聲稱有搜索票，公然破鎖擅取一萬四千多本書籍！我在得鄰居信後，趕

返臺中，發現現場一片狼藉，煙蒂、大便、破紙、碎箱，……不一而足。——此蔣介石陰魂附體所致也！返北以後第三天，我就快速編好這本「蔣介石研究三集」，以爲回敬。一來使蔣介石這些徒子徒孫知道他們如何在禍延乃祖；二來使蔣介石本人三享身後哀「辱」。我要使蔣介石靈魂不得安息，——如果他有靈魂的話。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蔣介石研究三集」被查禁後一五三天，手放在臺灣寫。

「蔣介石研究三集」目錄

自序

一	蔣介石的怒與殺	一
二	蔣介石「天縱英明」，原來如此！	元
三	蔣介石與一二八	三五
四	蔣介石與八一三	一〇一
五	蔣介石怎樣對待傷兵？	二〇三
六	汪精衛主和、蔣介石主戰嗎？	二〇七
七	蔣介石捉姦記	二五三
八	蔣介石偷皮包	二六五
九	蔣介石的被俘觀	二六九

一	蔣介石與「孟良崗之役」	二
二	蔣介石向大流氓磕頭拜壽	二五
三	蔣介石的午餐會	二七
三	蔣介石的小氣性格	二九
四	蔣介石的鞠躬症	三〇
五	蔣介石與孺慕症	三〇
六	蔣介石與祖墳	三一
七	蔣介石會唱「國歌」嗎？	三九

蔣介石的怒與殺

——從「公怒之」追到「公怒殺之」——

蔣介石死後，國民黨成立「總統蔣公哀思錄編纂小組」，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了三鉅冊的「總統蔣公哀思錄」。這種做法，顯然是師承孫中山死後印「哀思錄」的故技，不同的只是前者為精裝，後者為線裝而已，其印書心態，固無不同也！

在「總統蔣公哀思錄」中，有一篇「總統蔣公年表初稿」。年表中一九二二年條下，有這樣的文字：

中華民國元年（壬子，公元一九一二年）公二十六歲

蔣介石的怒與殺

一

總統

蔣公哀思錄

第三編

「總統蔣公哀思錄」。

總理就任臨時大總統，旋舉袁世凱自代。陶成章謀刺陳其美，破壞革命，公怒之。遂辭滬軍第五團團長，東渡日本，習德文。

看了這段話，我們小百姓不禁納悶，納悶「總統蔣公」爲什麼生這麼大的氣？爲什麼只不過爲了「陶成章謀刺陳其美，破壞革命」，就一怒而「辭滬第五團團長，東渡日本」，學起德文來？

其實，小百姓不必納悶，他只要找到一本流傳極稀的出版品——吳敬恆著「蔣總統年表」，對照之下，就可獲得答案。吳敬恆著「蔣總統年表」是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由國民黨史會出版的，是大本線裝，印裝精美，顯然是以做黨內贈品爲主的。在這一年表中，一九一二年條下，卻有這樣的文字：

民國元年（壬子，公元一九一二年），公二十六歲。

總理就任臨時大總統，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陶成章謀刺陳其美，破壞革命，公怒殺之，遂辭滬軍第五團團長，東渡日本習德文。

把這前後問世相差十一年的兩個年表一對照，便知道一九六四年出的年表其實是一九七五年出的年表的底本，正因爲是底本，所以文字句法也多雷同。對照之下，赫然發現：

仍在日本新軍武學校。

中華民國元年(宣統二年庚戌 公元一九一〇年) 公二十四歲

奉宣統武學校，升入高田陸軍第十五師團步兵第十九聯隊為士官候補生。

初次請見 總理，傾談國事，總理謂為不可多得之革命人才。

宣統庚戌年，公被派為警備，並參加其家屬。

五月十八日長公子維新生。

總理進行第九次革命，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公九歲。

中華民國元年(宣統

五月二十九日 總理

倚大總統精神，死

人心與舍不已，而

武昌起義，公被

公奉派充陸軍師團

軍第五團團長，時

中華民國元年(壬子 公元

總理就任臨時大總統

總理 奉派充陸軍師團

總理 奉派充陸軍師團

向武昌派兵討陳其昌，破壞革命，公知之。總理遂率第五團團長，直攻日本，暫能

文。

討新軍師團，若紅雲作戰，軍政統一問題，革命與軍政之關係，當處問題之

根本解決，已與新軍師團爭論中國與外國之外交平等。

總理保全國鐵路等事。

八月二十五日，總理將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

本，四國所居。

中華民國二年(癸丑 公元一九一三年) 公二十七歲

宣統時被袁世凱，是元國民黨王都督，向五國銀行簽訂大借款，除總理及民國。

氏黨等組織，推陳其昌為總統府軍務總司令，公奉令改組南軍陸局，不見，一處

從事於南軍。九月，總理在東京召集中華民國革命軍中，十月，公在上海首先加入。就

是後日本。總理早與言見，付以重與革命任務。

中華民國三年(甲寅 公元一九一四年) 公二十八歲

公奉 總理命，主持陸、軍務軍事，兼任第一師司令，負統率進攻任務。曾於，本

領之島，公乃赴日本，被奉命赴哈爾濱視察東北路警。上言 總理，遂被派赴哈，

主持支計劃。歐戰起，總理奉派赴。

〔一九六四年本〕陶成章謀刺陳其美，破壞革命，公怒之。遂辭滬軍第五團團長，東渡日本……
〔一九七五年本〕陶成章謀刺陳其美，破壞革命，公怒殺之，遂辭滬軍第五團團長，東渡日本……
看到了吧，小百姓！原來「總統蔣公」並非爲了一生氣就辭了職、去了日本的，而是因爲一生氣就暗殺了人，才辭了職、去了日本的。從「公怒之」追到「公怒殺之」，把真相替國民黨補正、敘明、還原，這才是我李敖的責任。

興中會早已沒落

兩個年表中所說的陳其美，就是陳英士，他是蔣介石的把兄弟，是大哥，蔣介石「祭陳英士文」中自稱「義弟蔣介石」，就是指此。陳其美本是上海的特級流氓，在別人革了好多年的命以後，他才加入革命。國民黨欽定歷史中，把上海光復都歸功給陳其美，這是不公道的。事實上，當時陳其美已因冒進而被關在江南製造局，是陶成章主持的光復會同志李柱中（變和）救了他。救他出來後，他趁李柱中他們在倦臥時，竊取了上海都督。他這一都督，當得極不光明，所以民國元年一月三日，孫中山有「覆上海商務總會陳作霖等告陳其美督蘇應經省議會正式公舉電」說：「電悉。陳都督爲民國起義首功之人，光復上海，戰功勛勞，以之督蘇，必能勝重任而慰衆望。惟蘇督一職，向由省議會選舉，倘經蘇議會正式公舉之，

蒋总统手表

头水恒



紀元前一年

宣統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武昌起義後，機關口國軍已防上，高令主將張瑞子任以兩生侍隊，托其
與各軍有關係，昨所獲某處巡檢程利軍，因情事要緊，特令其陣內，近
下五江，以軍方為國，長也張之基，歷史全著。

民國元年

一九二五年公二十八歲

海陸航空四部主任暨同盟會駐港團長文 均請予特別優待或破格
革命也故上述諸部革命軍五國、五軍、渡口等皆經文 創立之多亦概無差
也革命則自強年既統一問題革命軍則以之既云革命則自強之概
亦得以已上新政府形勢於中國之於小亦為 大因國所是

二年

恆公二十七年

本世紀時，本報社址移至區民堂舊址，即舊五國公使館舊址，大德報社隨遷，無異區民堂舊址，即舊五國公使館舊址。

本總統無不同意也。總統孫文。」意思就在以總統身分，化陳都督非法爲合法。章炳麟（太炎）「太炎先生自定年譜」一九一六年條下說孫中山爲人「憲少年輕薄與江湖屯聚者，訖爲大總統不能俊。」陳其美是「少年輕薄與江湖屯聚者」的大龍頭，孫中山當了總統還要「憲」這種人，原來也是別有深意的。

原來國民黨宣傳它的壽命已九十年，從一八九四年起算，其實一八九四年只是孫中山成立興中會，興中會並不等於是國民黨前身，那時候誰也不知道什麼叫「國民黨」，包括孫中山自己在內。但是事隔八、九十年後，國民黨居然老下臉皮，硬把興中會掠爲己有。國民黨吞下興中會，吃光興中會會員，由於這些會員好歹與孫中山有點來往，一吞一吃，看在孫中山的面子上，或許可扯上一點邊兒，但是若說到了同盟會時代，還是靠孫中山的面子而又要吞又要吃，那就更胡來了。因爲同盟會的成立，是靠當時許多革命團體的成員，這些團體主要有辛丑年（一九〇〇）橫濱鄭貫一、王寵惠、馮自由、馮斯樂等的廣東獨立協會；壬寅年（一九〇二）東京章炳麟、秦力山等的支那亡國紀念會，秦毓璽、董鳴禕、周宏業等的青年會，上海蔡元培、章炳麟、吳敬恆等的中國教育會；癸卯年（一九〇三）東京葉瀾、秦毓璽、程家禔等的軍國民教育會，上海蔡元培、章炳麟、吳敬恆等的愛國學社，雲南臨安周雲祥等的保滇會；甲辰年（一九〇四）武昌胡蘭亭、黃華亭、劉靜庵等的日知會，長沙黃軫（黃興、